

回春曲

劇 描 素 實 現 會 社

曲 春 回

場 八 幕 五

著 民 印 俞

第 一 幕

第 一 場

誘 惑
朋 比

第 二 幕

第 二 場

堅 操
轉 變

第 三 幕

第 三 場

黃 緣

第 四 幕

第 四 場

拒 賄

第 五 幕

第 五 場

除 疾
齊 家

本劇本專
供軍中上
演，此外
一切權益
，仍歸作
者保留。

(非賣品)

發行者 國防部新聞局

編輯者 國防部新聞局第三處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卅一日出版

本劇編著大旨

一、近來話劇，因環境之限制，其發展不外二途：一爲歷史劇，一爲外劇改編劇，然二者皆不足以盡現實之義，如歷史劇，翻演唐宋掌故，其言語服裝，是否爲演劇者之所想像，大是問題；外劇在原作者所刻劃，顧一移至中國舞台上，則各雕刻物之重加鑄鑿，早失其藝術精采，且不適於國情，故本劇以現實而適合中國國情爲主。

二、編劇之難如烹調，既期其含極度酸辣之刺激性，而又使不失正味，然二者常相反。例如反面刺激劇，儘量暴露某一部份之殘酷，示不幸者之極度痛苦，此種酸辣性，極易烹調，然結果僅能激動憤憤不平之情緒，仍無法安插此憤激情緒之所向，易言之，祇有殘暴的宣傳，而乏正確的指示，即爲失去正味。本劇則以正面指示人生之意義與價值。

三、人生之意義與價值，其內容爲無限的，本劇所指示堅苦之操守，倫常之情愛，情愛之真諦，正義之勝利等皆爲其內容，而實則祇爲一正確之人生觀，由此正確之人生觀，制服情感之橫的發展，即爲要領。

四、自正確之人生觀出發，從個人做起，及於愛妻，及於家庭，以及於社會，即合修身齊家治國之道，示近代苦悶青年以簡易向上之路。

五、本劇出場者凡十九人，代表現實社會之各種性型，凡十四種，觀者細按自明。

六、話劇與歌舞劇電影劇不同，歌舞劇以歌舞得音樂伴奏爲主，電影劇以影形動作表情爲主，話劇則以

談話握住中心連帶情感爲主，故言不虛發，詞皆有旨。然話多，則使缺乏天才之演員困難，而致厭聽，話少，不能發揮其思想之各方面，本劇句語斟酌損益，期於演出時，深入簡出，合於常度。

七、近來話劇頗多以「景」爲號召，或眩飾富麗，或誇張其多，實則話劇以劇力爲重心，並不在景之粉華百出，如所稱八景十景，於必要時，大可不必要張羅，亦得以節省物資，本劇以幕次分景，以場次分劇，每場有一中心，故每場有標題。

八、本劇列舉出場者年齡身份性格等爲彙表，以便導演者易於檢定演員，並使演員便於把握劇中人個性。

九、本劇富有彈性。如在都市上演，可儘量充滿其必備條件；如攜至戰場上或鄉村僻處上演，關於燈光導具佈景有困難者，得酌量節縮；總之以發揮劇力，把握中心爲主，

三十六年十二月

泗水漁隱俞印民識

同春曲出場人物身份性格服裝場次表

姓名	年齡	身 份	性 格	場 次	服 裝
李一宏	廿八	大學畢業，前失業，後科長，	聰明，活潑，耐勞，沉靜，堅定，確實，剛強亦溫柔。	(3)(4)(5)(8)	前粗布襯衫褲，後整襲西服
殷荃華	廿五	高中畢業，家庭教師。	能幹，坦白，急躁，富感情，缺理智，好虛榮。	(1)(3)(5)(6)(8)	普通時裝，換一兩套。
彭威	卅二	大學畢業，專員。	練達，鎮靜，有學識能力而擅政治手腕者。	(4)(5)(8)	長衫，西服。
胡恆富	四十八	煙紙店夥，後充跑街，由經濟人投機發跡。	外誠實而內險滑，無知識而擅私利。大都市中之市儈，專會投機而有技能者。	(1)(2)	貴重質料所製之長衫，內衣褲。
胡三太	廿四	舞女式之姨太太。	伶俐，尖刁，會消耗而不會做事，都市中最摩登之婦女，一切漫不在乎，而只在乎享受者	(1)(2)(5)(6)	極流行時裝，四脫套換套，四場四套。
李母	五十六	舊式家庭之良母。	刻苦，勤儉，明白事理，愛子而能教。	(3)(6)(8)	普通舊衣，(8)場換新。
李碧虹	廿四	大學畢業，精神病患者。	剛強，聰明，健康，滑稽憤世嫉俗。	(3)(4)(8)	先舊衣不潔，後時裝。
阿巧	十八	丫頭。	尖刁，勢利，鑑貌辨色。	(1)(2)(6)	粵式衫褲。
戚占榮	四十	錢店夥出身，私家賬房。	吝，詐，剝削，迎合取巧。	(1)(2)	普通長衫。
趙經理	五十	米商出身。	出言謹，肺腑深，客氣，惟利是圖。	(2)	相當闊綽。

王協理	廿六	五金電料商出身。	捧富欺窮，一派浮滑，以吃飯爲前提。	(2)	時髦長衫。
毛院長	卅六	醫院院長。	本性忠厚，力學浮滑，以致捲入漩渦。	(2)	時髦西裝。
醫師	三十	內科主任。	安分守職。	(7)(8)	內西裝，外號衣。
看護長	廿九	女看護長。	有點自以爲是，又有點大驚小怪。	(7)(8)	內時裝，外號衣。
看護	二十	女護士。	活潑天真，好講話。	(7)(8)	全上。
胡僕阿九	五十	老管家。	遲鈍，誠樸，亦不老實。	(2)	短衣。
小勤務	廿二	隨從專員者。	迅速，清爽，曾受訓練。	(4)(5)(8)	制服。
勤務	三十	辦公室勤務。	服從，周到，曾受訓練。	(5)	同上。
傳達	四十	公署傳達。	照例從事，按步就班。	(9)	普通。

附註一

旅行流動劇團，對於本劇演出，有感演員不敷時，可刪去趙經理，胡僕阿九，傳達三人，胡僕阿九以阿巧代，傳達以勤務兼，趙經理借戚占榮台詞聲明缺席。

附註二

同上原因，有感音樂伴奏困難時，可刪去風雨歌，但必力使劇情緊奏，蓋音樂爲強調劇情，既無歌詠，恐劇力削弱，務儘量顯透此一段苦悶情緒爲要。

回春曲

第一幕

景

人

聲

時 光

富商家之起居室。室爲西式套房。台後正中爲黃漆方樞大門框，框前置花梨木繡花白綾四摺圍屏，內有燈光，示屏後爲富麗之臥室。台右壁偏後爲出入門，門下首靠台前置新型几椅，几爲多層套几，上層置花瓶，二層列陳糖果紙煙之類。門之上首近圍屏處，爲同式椅子，斜放向台前。台左壁向外橫放一琴式寫字檯，上爲同樣椅，下爲沙發，與右壁几椅斜對。寫字檯上新置文具，壁上掛油畫之屬。

阿巧 胡恆富 殷荃華 胡三太 胡僕阿九 戚占榮 趙經理 王協理 毛院長 (出場先後爲序，下同)

衆客喧談 汽車三輪車聲，起風。

夏天——夜半——將明。

夜闌燈光。

開幕時，台黑，屏後及門外微有燈光，衆客在對門客廳喧談。
 客人 我們走罷，時候不早了，……也該走了，……走罷，走罷！
 主人 明天再見，不送，不送。
 客人 明天見，明天見，……（汽車三輪車開拔聲）

第一場 誘惑

距開幕約五秒鐘，胡宅丫頭阿巧自台右上場，按門旁開關開燈，全台通明，囤積富商胡恆富隨上，行至寫字檯旁，轉身向阿巧。

阿巧，請殷先生來這兒談話。

巧 胡
 是，……祇怕她睡了罷？（低聲自語，巧下）

（胡若有所思，看手表，略躊躇間，坐沙發上，巧引胡宅女教師殷荃華上，胡起身笑迎，致賓主禮。）

荃 胡 荃
 東家還沒有睡罷？

是的，殷小姐，請坐。這幾天，我很想和你談談，總是沒有空，今晚上又來了很多客，才走，明日一早又有事，所以請你來，有點兒事商量。請坐。
 東家的事，實在太多了。

胡

可不是，整天鬧的我頭昏。我家裏人多嘴雜，可沒有一個管事的。自從你來到我家教書，幸喜把我這幾個孩子都管好了，不容易！可是家務還是亂得很，我的三姨太，日夜不在家，不曉得她忙的是什麼！你看，到這個時候，她還沒有回來哩！我請你來這裏商量的話，就是爲這個……；我想，以後要請你兼管我的家務。

荃

東家，這可使不得，我是個初出茅廬的人，本來不懂什麼，東家這一大家家務，叫我來管，那麼能行呢？

胡

不，我知道你能幹，如果你肯答應的話，一定能行，你要怎麼辦，儘管告訴我。我吩咐下去，誰敢不依！

荃

承東家的盛意，應當效勞。（內心搖動）待我回去，對我們李先生商量商量再說。

胡

這一點小事，還要稟告你的李先生麼？（刺笑）

荃

不是這們說，總得和他講一講才是，明天不是星期日麼？我要回去一趟。

胡

明天我家裏請客，我打算請你幫我招待招待哩。下一個星期再回去，好麼？

荃

上星期日，也是公館裏請客，沒有回去，明天可不能不回去看看；而且剛才東家說的話，也要和我的先生談一談。不怕東家笑話，我們李先生失業以來，境況很不好，我還想要求東家，給他找點事兒做，可以麼？

胡

你的先生會做些什麼？喜歡做什麼？

荃

他是大學畢業的，也曾做過好些事，近來失業，因爲家累重，生活太艱難，祇求可以過得去的事

，東家看怎麼辦，怎麼好。

你覺得怎麼好，我就怎麼辦。

我想，……我想給他在銀行裏找點事兒做好一點。

可以，新近有一個銀行開張，那行長是我的一個學生，可以介紹李先生去，李先生台前？叫一宏。……那麼，就請東家寫一封信介紹，好麼？

行，拿我的片子寫幾句就是了。

（胡立起，從寫字檯上取名片，荃亦起，行近，胡給名片。）

你自己寫罷。

東家親筆寫的好。

你不知道，我是從小不曾讀過書，寫不來字的，你寫，我蓋章，（從袋裏取出圖章）……幾千萬萬交易，都憑這個章子過付，介紹一個人，沒有問題。

好罷，我寫。

（荃靠寫字檯坐下，取筆墨寫介紹片，胡以極親密之異態偎倚在旁，一面看寫，一面稱贊。）好，寫得好，好極了，蓋章。

（隨手以私章給荃，荃蓋章時，胡故意撫其手，欲抱而接吻，荃擲章力拒之，怒而不敢發，正無奈間，胡三太推門上阿巧隨上。）

嚇！這般時候，還沒有睡！殷先生教書教到這兒來啦！

（胡聞聲颺開，荃於羞憤中忍氣作答。）
東家叫阿巧請我來的。

是的，我叫阿巧請她來，有事。

她本是你請來教書的，當然有事，可是她教的是小孩子的書呀，做什麼半夜三更教到臥房裏來啦！得啦，得啦，進去休息罷。

（胡涎臉促三入臥房，巧趕前轉屏內開燈，屏後燈明，三入屏內，下。巧出，亦下。荃悄立片時，氣憤急走，胡轉身阻門前陪笑。）

殷小姐不要生氣，恕我冒昧，愿諒，愿諒！
（，不語，急奪門而出，下場。）

第二場 朋比

胡見荃忽然而去，恍然若有所失，胡僕阿九上。

老爺，睡房戚先生說，老爺吩咐打電話，叫趙經理王協理毛院長來公館，現在他們都來了，時候不早，老爺見不見他們？

睡房先生在那裏？

戚先生在客廳陪他們說話。

叫他先進來。

九。是。

（九下，胡宅賤房戚占榮上，時胡坐右邊椅上，戚侍立。）

東家吩咐去請的幾個人都到了，祇有舒掌櫃因為夜深找不到，明兒一早，我去他家裏。

到底你聽來的消息確不確呢？

戚 胡 戚 確得很，這回上面所派的專員，姓彭，叫彭威，專為密查囤積，檢舉囤積要犯來的，據說現在剿匪時期，如果查有囤積確據，重則槍斃，輕則監禁，最輕是罰款。這位彭專員，有名叫做彭鉄頭，辦事一點不含糊，所以上面特地派他來，因為他來的很秘密，大家都不知道。今天早車剛才下車，有人看見有好多人，在車站接他。這事千真萬確，東家切不可大意。晚上東家吩咐打電話，叫趙經理他們來，因為電話上不好講，我派人把他們請來了，現在客廳等候，他們也正得到同樣的消息。

戚 胡 既然如此，請趙經理他們進來商量。

（戚下，胡昂首作沉思狀，轉坐沙發。戚引趙經理王協理毛院長同上，胡起身相迎，讓坐，趙坐寫字檯上面椅，王坐屏前椅，毛戚坐几旁椅，胡仍坐沙發。三從屏後探頭外望，已換浴衣，屏後燈光收小，如舊。）

剛才有一點事未了，勞諸位久候，對不起！

衆 胡 好說，好說，董事長有公事，應當等候。

胡 那個消息，大家都知道瞭麼？現在我們須得想一個萬全的法子。你們知道那彭專員帶了幾個什麼人來？

趙 董事長，聽說他祇是一個人，隨身帶一個勤務來的，什麼科長祕書都沒有帶。

胡 不見得，這麼大的事，那有一個人來辦的呢？祇怕他早就派了人來，我們不曉得呵？

毛 不，據我所聽到的消息，政府已下決心要組織經濟檢查隊嚴辦囤積，現在正是總動員剿匪的時候，這事非同小可，也許彭專員他先來，隨從的人在後頭呢。

胡 且不管他，我有一個辦法，大家以爲如何？你們都是我的老弟兄，多少年來，有禍同當，有福同享，現在情形緊急，我們得趕快把店裏的囤貨，設法散開，各寄在靠得住的至親好友家裏。寧可多出租費，千萬不可貪圖出售。還有散不完的東西，毛院長，（毛起身應是）你趕快計劃辦一所貧民醫院，各人把剩下的囤貨如數送到醫院裏去，醫院裏用的東西多啦，房子又够堆貨，這樣，我們做的是慈善事業呀，誰敢說個不是？就是明知道是個假的，也不犯法了。

趙 毛 好極，好極了！

王 董事長的意見，我們是萬萬想不到的。

戚 這個法子，果然好極了，但一面還要探聽彭專員手下用的人，我們好隨時聯絡。

胡 對得很！這個很要緊，彭專員是鐵頭，不見得他手下用的人個個是鐵頭，你們隨時探聽消息，仔細行事，時候不早，我也不多留你們了，明日一早，趕緊去辦。

衆 是，是。

衆 胡

（趙等四人起身，胡送至門。）
小心，小心，好走，占榮代送，再見。
董事長留步，請早安息，再見。

（趙等四人下場，胡在室中兀自踱來踱去，作沉思狀，三披睡衣，面上套「鬼臉」面具，自屏後轉出，匿胡背後，嚇叫一聲，胡驚恐，怒罵。）

吼！

胡 三

該死的東西，不要臉，嚇死人！

三

（三見胡怒罵，取下面具，沉下臉作答。）

怎麼你真罵人啦？你剛才和他們說上一大套鬼話，我都聽到了，難道只許你講鬼話，不准我扮鬼臉麼？

胡 三

（胡見三意不善，恐洩露要事，強作笑容。）

人家急的要死，你倒來開玩笑！

呸！你討了我做姨太太，不是給你開玩笑的麼？

是的，是的，都是你對！好了罷？

不要慌，有什麼了不得？反正你大爺有錢，天大的事，地大的錢，有什麼了不得？睡去罷，天快亮了，後窗的風大得很咧！

（三仍帶上鬼臉，急急拖胡入屏後，幕急落，風聲四起。）

第二幕

景

曾受高等教育之失業者家庭。台後，偏右橫放四尺舊半床，床上被褥亂疊，床邊掛鎖練一條。

台右壁爲玻窗四扇，沿窗靠台前爲出入門，窗下爲搖動不定之舊板桌，旁置兩板櫈。桌上雜疊報紙，雜誌，後面精裝書，熱水瓶，茶碗，墨水等物。桌下面有面盆鍋爐之類。自台左角至窗門之空間，繫有一繩，上搭所洗衣褲三件。台左壁，離床二尺許，爲通內間之小門，門下首靠壁爲茶几，几上有無線電收音機一具，几之下首靠台前爲一舊藤椅。台前另置不同式之方櫈一張，方櫈上另放一面盆，盆內浸一雙破襪待洗。

人

李一宏 李母 殷荃華 彭威 隨從小勤務 李碧虹

聲

雷鳴 狂風大雨 屋漏

時

上午

光

天昏地黑 電閃 雨霧放晴 淡日照窗

第二場 堅操

本場接第二場閉幕時之清晨，風聲四起，換幕時，風聲不絕，及開幕，電掣雷鳴，狂風，繼以大
雨，全台昏黑，爲暗無天日之狀。時失業青年李一宏立台前，就方檯上擱面盆，洗破襪，正搓肥
皂，聞窗口書報上屋漏雨聲，忙從桌下取面盆接漏，漏聲嗒嗒。宏恐其母在裏間之床鋪上亦漏，
故轉身向內小門呼母。

媽，……你裏間的床鋪上漏不漏？

（李母自小門上，因耳患重聽，逡巡至板桌前。）

什麼？

你的床鋪上漏不漏？

油，早沒有了，半斤油，吃了這麼多天，還有麼？

不是的，媽！你看，這兒漏了，（以手揩書報上接漏之面盆）問你床鋪上的屋子漏不漏哩？

我的床，你的瘋妹妹睡了，漏，也只好聽它去，誰敢動她？

（宏顛頭示意，祇繼續去洗襪，母似有言未盡，宏仍侍母前。）

這麼大的雨，眼見得荃姐兒又不回家了。

媽！不管她，沒有她，我們也要做人。我最就心的，是碧妹的病，這幾天，越發鬧得厲害了！

說的是，……唉！我們李家不知道前世作了什麼惡，弄到這般田地！要說你姊妹倆，也總算過
得去，學問我是不知道，做人，我是知道的。你父親在的時候，總怕我教不了你們變成怎麼樣，
如今可沒有大錯了，我心裏常時很安慰的。偏偏你的妹子害了這一種怪病！你呢，空有一身本事